

■专题: 幼儿园课程建设

# 幼儿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探析

## ——以龙岩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李文春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 福建龙岩 36400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与传统美术、音乐、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客家方言被冷落,客家民俗被淡化,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挑战。政府及教育部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作为学校教育基础阶段的幼儿园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幼儿园的教改活动,搭建家园合作平台,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等措施,形成多种路径共同保护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幼儿园;客家;非物质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9)10-0019-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j.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9.10.004

#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pproaches to Non-material Culture Inheritance Used in Kindergartens—Taking the Longyan Hakka Non-material Culture Inheritance as an Example

LI Wen-chu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Minxi Vocational College, Longy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 including the traditional oral literature, its language carrier, as well as folk customs such as traditional art, music, etiquette, and festiva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the inheritance of Hakka non-material culture are facing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the the weakened Hakka dialect, and the deserted custom.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se issues. As the foundation stage of our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kindergarten should take its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explore practical measures and approaches such as carrying out various educational reform activities, establishing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social resources to protect the Longyan Hakka non-material culture heritage.

**Key words:** kindergarten; Hakka; non-material culture; inheritance

## 一、问题提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2017年1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收稿日期:2019-05-07;修回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JAS171088)

作者简介:李文春,男,福建永定人,闽西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展工程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等<sup>[1]</sup>。

据罗香林等考证客家人族群的形成要追溯到西晋末年至明朝末期间,中原地区因战乱或天灾频发大批汉人渡黄河过长江,南迁至赣南、粤北、闽西等山高林密地区定居下来。这里因交通不便受战争影响小,因此相对完整地保存了这些来自中原移民的语言、习俗。“筲路挑孤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说的就是客家人无论语言还是礼俗都保留了中原的原生形态韵味。在几百年交融中,南迁中原文化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土著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形成了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曾经是汉族文化孤岛的客家文化也肯定受到冲击。作为龙岩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重要基地的幼儿园现状如何?有哪些因素影响幼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呢?有哪些策略可以提升幼儿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作用?基于以上几个问题,笔者通过收集材料、分析现状试图找出其原因;同时,期望找到幼儿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实现路径。

## 二、幼儿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 (一)对客家方言认同出现偏差

语言是维系一个民族或族群关系的纽带,是民族或族群认同感的重要标志。而目前在龙岩客家人中却出现无论是祖辈还是父辈都对幼儿说普通话而忽视方言的现象,通过对龙岩24组家庭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龙岩客家方言区24组家庭调查情况

	熟练运用	能听能说	能听不会说	听说都不会
1970年后出生(8组)	1	2	5	0
1980年后出生(8组)	1	1	6	0
1990年后出生(8组)	0	2	5	1

1970后与1980后出生的家长仅各有1组家庭的小孩能熟练使用客家方言,其余7组家庭小孩只能听懂客家方言,而不能流畅使用客家方言。而1990后家长的小孩都无法熟练使用客家方言,其中还有一组家庭小孩对于方言听不懂。这24组家庭中,有两组1990后家庭由保姆照看小孩,其它大多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看。这些家庭的小孩父母、(外)祖父母都能熟练使用客家方言,但小孩却不会说客家方言。同样龙岩的闽南方言传承情况也不容乐观,卢妙雪2013年对漳平的调查结果显示,68%的幼儿听不懂漳平方言,29%的幼儿能听懂一部分,只有20%的幼儿能基本听懂漳平方言<sup>[2]</sup>。

经调查,有一所56名教职工的县级实验幼儿园,其中不能熟练说方言的有8人,占比为14.2%且都是刚入职的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所有老师课上与课下都不用方言交流。因此,出现客家方言逐渐被冷落状况就不足为奇了。

### (二)幼儿园开设方言课的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龙岩中心城区各幼儿园传承客家方言的情况,通过调查龙岩中心城区六所公办幼儿园,调查结果令人堪忧,竟然没有一所幼儿园有开设客家方言课,其中四所幼儿园开设了龙岩方言,但开设时间比较短。通过调查龙岩五个客家县实验幼儿园的情况发现,只有三所实验幼儿园开设客家方言课,而在乡镇则鲜有开设方言课的幼儿园,具体情况见表2。方言在文化传承、身份认同、情感寄托方面意义重大。因此,方言代际传承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sup>[3]</sup>。

表2 龙岩中心城区幼儿园开设方言课的情况

	实验幼儿园	市第一幼儿园	第二幼儿园	东城幼儿园	南城幼儿园	区直幼儿园
开设方言时间	每周30分钟	每周30分钟	无	无	每周30分钟	每周30分钟
开设客家方言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 (三)幼儿园对于客家耕读文化的传承出现缺失

幼儿园园所文化的认同要求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园的日常教学活动中能自觉地体现幼儿园的教育理

念和核心价值观,能与当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和新的幼儿教育理念相融合<sup>[4]</sup>。客家耕读文化伴随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生,“耕”为生存之本,是

“读”的基础。罗香林提出的“刻苦耐劳,容物覃人”等特质应该是客家耕读文化精神内核。这些客家文化精髓本应在专家指导下转化为幼儿园的园本课程,但在城市出生成长的幼儿园老师对客家文化了解甚少,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往往忽略了对客家文化精华的传承。

#### (四)客家民俗文化在幼儿园的传承流于形式

幼儿园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节日庆典、主题活动、环境布置等方面进行,而这些节日庆典等主题活动更注重形式,其所投入的时间比较少;另一方面客家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幼儿园通过庆典活动、主题活动、环境布置等方式无法深入或原汁原味地传承客家民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幼儿园青年教师对客家民俗文化的理解也不够深入。以上各种因素导致在幼儿园教学过程中,对客家民俗文化遗产是比较肤浅的,并且更多流于形式。

### 三、幼儿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原因

#### (一)城市化与社会发展中方言使用被弱化

方言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俗文化继承与传播的主要载体。不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交融密不可分,客家人向城市中心区聚集后,龙岩中心城区由1990年30万人口,到2018年底数据表明,中心城区人口已经达到73.4万人,其中客家人大概占了百分之七十。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区的本地居民持闽南方言,而移居到中心城区的大部分为客家人,他们之间用方言无法交流;另一方面客家各县区之间的方言也存在较大区别,相互沟通不方便。因此,移居到中心城区的居民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基本上使用普通话。在工作中生活中都无需使用方言,家长、幼儿、幼儿园等都不重视幼儿的方言学习,也许还有部分父母因担心方言对普通话干扰而不让小孩学习方言,致使方言面临代际传承的困境现象。

#### (二)城市化与社会发展中民俗被淡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之间的民俗差距越来越小,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跨区域婚姻增多,孕育客家民俗存在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巨大改变,传统民俗也逐渐被淡化或弱化。当前幼儿父母与幼儿园教师大多是1990年后出生的,他们在城市中出生与成长,在他们身上很难发现有客家人的特征。另一方面,客家民俗因找不到传承人而被遗弃等现象,如客

家山歌、客家服饰、民间技艺、节日庆典等。陈永林在对赣南客家人研究中发现相类似情况,城镇化推进中客家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sup>[5]</sup>。

#### (三)幼儿、家长与教师对客家文化认同感降低

随着经济发展客家人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也发生巨大变化,原赖以生存的“耕读”文化,聚族而居,共同抵御外部入侵等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曾经深烙在客家人心中以耕读为核心的文化在时代潮流涤荡下认同感急剧下降。城区幼儿、家长与教师基本上没有了客家“耕读”文化的痕迹,他们的思想、民俗、语言及文化都在城市化进程中嬗变。

### 四、幼儿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探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本民族中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并让这些独特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创新。年轻一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活载体,一旦这种活载体失去了传承和保护的主观意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传承的渠道,其传承链可能发生断裂。因此,学校教育对文化传承主体的培养方式和途径显得至关重要<sup>[6]</sup>。“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sup>[7]</sup>。

#### (一)教学改革让语言民俗活起来

在幼儿教育教学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是幼儿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最有成效的部分<sup>[8]</sup>。《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方言与普通话同等重要。要求中班儿童基本会说本民族、本地区的语言和普通话;大班儿童会说普通话,并发音正确清晰。如果龙岩客家县区各幼儿园贯彻落实了《指南》要求,每周安排一定时间开展方言交流,通过举办用方言讲故事等文娱活动,对于激发幼儿对客家方言的学习兴趣肯定有帮助。

模仿是幼儿的天性,也是幼儿认识世界主要的学习方式与手段。幼儿通过模仿成人行为习得生活本领,通过模仿成人语言来学习语言。如果这种模仿行为得到鼓励与强化,特别是得到幼儿园教师的关注或表扬,其学习效果更好。目前龙岩客家县幼儿园教师大多为本区域人员,他们都能熟练使用客家方言,但在课堂上这些幼儿园教师都用普通话而不是客家方言。如果幼儿园教师能做好说方言的榜

样,或用“普通话-方言”双语教学,对于形成说客家方言的氛围,激发幼儿学习客家方言的兴趣,也能起很大作用。

幼儿园对客家民俗文化传播要进行精心设计,把民俗文化内容渗透到现有的课程中。要原汁原味地传承客家民俗文化,必须深入客家农村挖掘其民俗文化精华。在客家人中不同姓氏举办民俗活动各不相同,如永定湖坑李姓三年一次“作大福”,永定陈东卢姓“四月八”,连城菇田正月“游大龙”,长汀童坊元宵前“闹春田”等。如果幼儿园能把这些主题活动作为客家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并与生产生活相结合,与方言启蒙教育相结合,用方言讲客家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让幼儿切实感受到客家乡音乡情的魅力,这样主题教育活动才能有活力,不会成为无源之水。

## (二)家园合作让幼儿家长教师都动起来

### 1. 让家长树立学习客家方言的重要性观念

首先,幼儿园要让家长重视语言学习关键期,让家长重视客家方言在文化传承、身份认同、情感寄托方面的作用。幼儿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要营造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方言的环境,为幼儿提供更多倾听与交谈的机会。幼儿如果错过了方言学习关键期,以后很难有机会再学会方言了。而普通话作为官方通行语言,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还有很多机会学习与使用。

其次,幼儿园要让家长明白语言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语言要素储备,要遵循先听后说的顺序进行。如果没有储备足够素材或不去模仿成人说话,幼儿是不可能学会使用语言的。另一方面,从时间上看,幼儿与家人交流时间远远大于其在幼儿园与教师交流的时间,并且在家往往多人对一人的环境进行语言交流,在幼儿园这是无法实现的。幼儿园教师要面对30-40名幼儿,他们与幼儿个体交流机会比幼儿与家人交流要少得多。因此,幼儿园开设方言课关键是要激发幼儿的兴趣,要让幼儿真正学好方言关键要靠家庭重视。目前从客家县移居到龙岩城区新一代大多属于80后或90后,他们多成长于客家方言区,能熟练掌握使用方言,同时幼儿爷爷奶奶同样也具备营造幼儿方言学习的环境要素。因此,幼儿园一定要利用好目前家庭的积极因素营造传承方言的环境。

### 2. 客家民俗文化要发挥人的核心作用

幼儿园的任务除了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外,还要向幼儿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随着幼儿家长教育水平的提高,不少家长的教育水平远高于幼儿园老师,而且很多家长的生活经历比幼儿园老师更为丰富,他们成长于地道的客家乡村,他们中不少人父母还生活在客家人世代居住的故土上,重大节日活动或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庆典活动中他们是主要参与者,与幼儿园教师相比家长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更为深刻。因此,幼儿园在家园合作中的工作要从以前的“教育或服务家长”转向“搭建平台实现家园合作”。

幼儿园要善于发挥家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家长切实参与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来。如果幼儿园能充分发挥家长特长与积极性,一个标准幼儿园就有700多位家长为幼儿园的民俗文化活动出谋划策,可以发挥闽西各乡镇、各姓氏客家民俗活动的优势,不仅可以展现客家民俗文化特点,还可以深入挖掘客家特色民俗文化。正如李佳对福建、苏州、上海三地方言文化进课堂状况调查中提出“在坚决维护国家通用语作为学校基本教育教学用语以及保障学生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学校可结合本地实际,教授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对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挥作用。”<sup>[9]</sup>

## (三)传承民俗语言政府要管起来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幼儿园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幼儿园在六一儿童节、客家重大节日及运动会等活动时组织幼儿观看客家民俗表演,或在幼儿园排练模拟民俗活动表演,让幼儿及家长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传承本族群文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口口相传的儿歌、童谣、民间传说故事等文化资源如果不经过科学记录和利用现代技术保存,一旦消失,将永远无法复现。”<sup>[10]</sup>幼儿园在客家民俗文化传播中也要进行“扬弃”,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增强客家人对自己族群文化的认同感。

教育主管部门要出台保护客家民俗文化的方案,并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支持。激发幼儿园去挖掘客家民俗文化资源,如收集民俗素材,编写民俗教材,举办民俗活动等,将能大大提高民俗文化传播的效率。首先,对幼儿园教师来说日常教学任务已经比较繁重,没有太多精力投入到客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整理与挖掘中去。其次,幼儿园教师的教育水平和组织能力与行政或教育主管部门所能调动的人力物力是无法比拟的。因此,幼儿园一定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共同传承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社会发展,客家文化需要赋予新内涵:以道德为先、生存为本,注重劳作实践、生活教育等理念<sup>[11]</sup>。客家文化以劳作实践为核心的新理念将在新时代中展现时代魅力。对此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引起足够重视,幼儿园作为基础教育奠基阶段和儿童启蒙教育起始阶段,有能力也应该为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 五、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涉及范围比较广,在此仅探讨其中的语言与民俗两个方面内容,民俗方面也只是选择比较典型的风俗、庆典等内容,对于客家服饰、客家饮食、戏曲、美术等均未涉及。另一方面,客家方言区范围比较广,除主要集中在闽西、赣南、粤北外,在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也有众多的客家人,这里仅以闽西永定客家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研究的结果不一定代表其它区域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问题。从闽西客家人在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调查发现,客家方言与民俗传承因为时代的变迁确实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对闽西中心城区主要幼儿园传承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发现幼儿园确实需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承担更多责任。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三个方面的策略与路径,期望能促进政府相关部门、幼儿园、教师、家庭、幼儿共同参与,形成多种路径共同保护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局面。

## 【参考文献】

- [1] 张卫民,刘贺佳,李岩.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运用民间歌谣的价值、原则及方式[J].学前教育研究,2010(7):54—56.
- [2] 卢雪妙.幼儿园开展方言教育活动的探究[J].亚太教育,2016(25):1.
- [3] 汪卫红,张晓兰.中国儿童语言培养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例[J].语言战略研究,2017,2(6):25—34.
- [4] 吴海龙,余倩,孙民从.幼儿园教师园所文化认同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35(5):99—104.
- [5] 陈永林,黄晖,孙巍巍.城镇化中客家聚落景观感知的迷失和重塑[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33(6):99—102.
- [6] 李卫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教育传承路径探析——以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活动为例[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13(4):44—48.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EB/OL]. [2011—02—25]. [http://www.gov.cn/jrzq/2011-02/26/content\\_1811128.htm](http://www.gov.cn/jrzq/2011-02/26/content_1811128.htm).
- [8] 张血玲.近十年幼儿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综述与评论[J].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29(3):64—67.
- [9] 李佳.也论“方言文化进课堂”[J].语言文字应用,2017(2):27—35.
- [10] 田立新.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缘起及意义[J].语言文字应用,2015(4):2—9.
- [11] 梁媛.文化传承视野下的新耕读教育模式论[J].重庆社会科学,2017(8):109—115.

【责任编辑 朱毅然】